



社區改造，在校園裡萌芽

二十年前，柑園有一批年輕人，他們從外地回鄉，察覺到自己家鄉受到外來的衝擊，因為社區中的居民全都是務農，遭受到這波的變動，絲毫沒有免疫能力，社區一天一天的趨於病態，美麗的自然資源漸漸消失，他們回想起，當年柑園的夜晚，因自然環境或是水質都未遭受到污染，有很多螢火蟲在田野中飛舞，而今回到家鄉，他們卻已看不到一隻螢火蟲。

返鄉服務社，為社區營造播下種子

當時，社區中的年輕人組成了一個返鄉服務社，號召知識份子回流，希望能對社區做一些貢獻。現任柑園國中王校長也是其中的一分子，他說：「當時大家就胡里胡塗的傻幹一場，但也做得不亦樂乎。」雖然這個返鄉服務社最後因故解散，但曾經走過這一段路的人的心裡，卻潛藏著關懷社區的意識，今天我們看到社區中的王校長及目前在校園任教的一些老師，都是當年播出去的種子，現在再度站出來，在柑園另一次的社區營造中，扮演主要角色。



柑園小學的前身為樹林公學校柑園分校，創立於民國元年三月。民國六十四年前，柑園就只有柑園小學而已，社區內的孩子在完成小學階段教育之後，就必須到樹林國中或外地繼續學業，直到一鎮一國中的政策取消後，在已故鎮民代表王世田先生召集當地地方士紳及關心教育人士，多方奔走爭取下，社區有了國中，如此不但可以增進地方的文風教育，另一方面，柑園的孩子也不必在颱風時節，冒著風雨及性命危險到樹林國中就讀，因為柑園橋曾因颱風天而毀斷。

當時，經商有成的柑園子弟星隆公司董事長詹錫富先生回饋故鄉，慷慨捐贈時值新台幣貳佰多萬元的二千一百二十五坪校地。所以，直到民國六十四年秋末，柑園在自個兒社區才擁有國中。

社區與學校間互動的增進

民國八十年六月，宋治國校長來到柑園國中暫代校長一職，宋校長本身也是督學，所以，對於學校教育的問題或是與社區間的圓融溝通都有相當的經驗。他上任不久，就了解到學校的癥結所在，簡單來說就是社區與學校互不往來，所以造成互不了解，其實處在社區中的學校和社區是分不開的，往往學校所需的資源社區都能提供，最明顯的就是經費及學生來源，而學校中的許多資源又是社區中所缺乏的，如影印機、電腦或是老師們的專才等，所以，處在社區中的學校，如果不能和社區結合，那又如何能把教育辦



好呢？

宋校長認為當務之急是：如何讓家長走入校園，關心學校。

宋校長在柑園當代校長之職不到半年，共辦了兩件重大的事，這也開啟了當時家長走入學校之門，改變了社區家長對學校的態度。

當時宋校長為了讓家長走入校園，在學校辦了一個露營，讓社區家長委員們和老師在校內露營，希望透過這個露營，學校老師和社區學生家長，雙方都有初步的認識和了解，老師在其中能觀察到家長對孩子教育的苦衷及無力感，而家長也能體諒老師的辛勞。這個露營結束後，在社區中漸漸引起了一些迴響，當然，針無兩頭尖，社區所引發的反應，自然也存在著兩種相對的聲音。

接下來第二步宋校長添購了十部電腦，為社區開設電腦班，提供給社區民眾學習，藉以民眾在學校學習而達到社區民眾走入校園的初步目的。這些活動進行過程中，逐漸看到了一些成績出來，因為社區間家長關心學校動作也逐漸浮現出來。

當然，宋校長的這些動作在當時曾引起一部分持不滿的意見，年紀較長的家長都一致認同宋校長的辦學理念，認為宋校長是一位有心要改變社區教育的校長。然而，社區間年輕家長不免會問：「學校為什麼只辦家長委員及老師的露營，而不辦學生的露營？」「學校的電腦班為什麼只對社區開班，而不對學生開班呢？」

不管怎麼說，當時一股關心學校的氣勢在社區間燃起來了，儘管夾帶些反對與不滿



的聲音，但這些不滿是因為關心而發出的。家長之所以會有這些不滿的想法，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學校的教育或是任何的措施，都是應該以學生成長為出發點，而現在看到的卻是相反的情況，這種本末倒置的做法使得某些家長很難適從，為什麼學校資源不先提供給學生呢？

當時，這些曾帶著距離衡量問題的家長，開始走入學校、關心學校。

但總歸得出一個結論，社區家長開始意識到學校這個個體，和社區應該是一體的，學校和社區都能夠成為對方資源永續利用的角色，雙方在這種模式下，都得到其所要的部份。雖然社區中每個人所做出的反應強弱是不同的，但他們開始意識到學校和社區都是要雙方相互經營才能成功。

宋校長在柑園國中約半年就離開了，然而他這種大膽改革在社區中起了帶頭的作用，並不因為他離開而停止，宋校長在柑園園圍中撒下了種子。

這波熱潮延續燃燒下去，社區國小家長委員會們開始重視學校教育與他們之間的關係，在多次會議中，有關心學校教育的聲音不斷提出，他們共同認知，假如身為學生家長的只是關心孩子而不進入校園，將一切都交予學校，那這種教育是不切實際的。

在時間歷練及新觀念的不斷衝擊下，家長委員們的素質也開始提升，對於學校的態度打從一開始的漠不關心，發展到願意走入校園去關心學校，接下來是如何使他們由原先被動的角色轉換為主動，最終能成長茁壯，自我行動呢？



柑園子弟接掌柑園國中

民國八十一年八月接任的王秀雲校長也在思考這問題。王校長本身是柑園的子弟，自小在柑園長大，小學在柑園國小畢業，之後是樹林國中第一屆畢業生，到省立武陵高中，民國六十七年，王校長自師大國文系畢業之後，就回到柑園國中教書，那時柑園國中是樹林國中的分部，第二年才改為獨立的柑園國中。



王校長一教就是九年的時間，在柑園曾擔任教導主任、輔導主任及教學組長，後來到蘆洲三年。所以，她非常了解柑園國中與社區間的問題所在。她通過校長考試之後，分發到桃園復興鄉當校長，在八十一年回到柑園國中。王校長算了算說：「今年是第二十年的教書生涯，我有十五年是在柑園國中的。」校長笑了笑的說：「社區很多長輩都是看著我長大的，他們都說我小時很皮。」

王校長回到國中，她最希望家長會能真正自我

全國社區
營造小組討
論站立者為
王校長。



行動起來，因為行動能使這股熱情持續下去。她這種信念所以能得到很大的回響，主要的因素在於，王秀雲校長本身是柑園的子弟，在加上她對社區投入的熱忱、為教育奔波和對地方了解透徹的效應。

王校長指出，當時社區中會，醞釀這股力量主要原因是當時整個社區的民眾，對這所社區中唯一的國中失望到了谷底。暴力、黑社會、升學率不到百分之十、創校至今沒有一位學生考上前三志願等等，這歷歷在目的現實面，都在在把社區家長嘗試關心學校的最後一絲心願擊個粉碎。

然而要辦好學校總得有成績出來啊！要如何才能留住社區中素質好的學生到柑園國中來唸書呢？這的確是學校面對的挑戰，當時柑園家長對升學主義普遍重視，雖然他們不知道該從那裡著手關心孩子課業，但長久以來，社區國小名列前三名的學生、家境富裕的，或是對孩子期望很高的家長，都不會考慮讓孩子升上柑園國中就讀。

地理環境也是另一個促使家長捨柑園國中不讀的因素，因為在柑園四周就有土城國中、樹林國中、三峽國中、鶯歌國中、明德國中五所國中，這些國中離開柑園都不超過十分鐘車程，而且這些學校不論是在升學率、名聲或是學校辦學都比當時的柑園國中好多了。



設置獎學金，吸引優秀子弟就近升學

王校長上任那年，國小家長委員會就發起了一項運動，家長委員們到每位國小畢業生家中訪問，試圖遊說家長讓孩子留在柑園國中就讀，這一次的奔走，得到不錯的成績及反應。

在當時全省都流行用獎學金來吸引成績好的學生，柑園國中也設立獎學金，只要留在學區就讀的孩子，其國小成績前三名，都會頒發優厚獎學金，而這筆經費就由當時的家長會自行負責籌募。

然而這筆常年開銷的獎學金，假如不能籌妥財源，將是家長會一個很沉重的負擔，當時有委員提出，以籌措兩佰萬元成立基金會的模式來解決，將基金會每年的利息提出當獎學金。

而基金會成立的另外一個必要性，是因為在柑園這麼一個小社區就擁有二間學校，雖說對社區文教發展是一件喜事，但這也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問題，社區中很多資源是重複的，這些重疊當中，往往造成資源浪費，不能達到充分發揮的效益，所以，希望國中、國小能共同成立一個基金會，解決目前的問題，方便學校及家長會能更有效的推動教育。



籌措獎學金，成立基金會

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柑園國中、小學家長委員會提議成立文教基金會，於是開始進行起草基金會的捐助及組織中的各項章程。在基金會中，有三條延續家長會下來的規章，而這三條規章在基金會往後的運作產生了很大的關鍵性作用。

其一是，基金會不應酬，不喝酒，不支出一切餐飲費。主要原因是學校反對應酬文化，他們希望基金會的每一分錢的開銷都用在必要的地方，甚至學校老師為基金會所辦的活動或是文宣設計都是不支任何費用的，基金會每季都會利用選舉名單寄發基金會出版的小冊子，讓社區知道基金會在做些什麼，錢用到哪裡。

第二是，不談政治。基金會應該是一個單純

● 柑園基金會主辦八十五年全國
在地文化社區總體營造。





推動學校社區文化的團體，假如政治介入，這團體可能會瓦解，而基金會也成為政治宣傳的工具，最終為政治所利用，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第三條是，開會不能缺席。委員們認為，出席會議是基本的禮貌，也是一種必要的態度，假如委員有缺席記錄，那就不能參與下一任家長委員的競選了。

民國八十二年一月十日，「柑園國民中小學家長委員聯席會議」召開，成立籌備委員會處，同年二月十七日，召開「籌備會議」，由當時成立的「財團法人柑園文教基金會籌備處」規劃一切募款的工作，當時基金會中決議募款總目標為新台幣貳佰萬元。

在會議上，當時的家長會長李世總先生就提出說，假如這筆款項是由四、五人就湊足，參與的人那麼少，所能引起的共鳴就有限了，因為是學校的事也就是社區人共同的事，而且在八十一年時就把學校定位為「社區學校」了，所以，這應該讓社區中的民眾有參與的機會，只有參與的人，才會在投入中引發關心及獲得成就感。

於是，他們決定把成立基金會及募款的消息，在社區中廣為宣傳，發信件給每位學生家長，或是登門造訪，解說基金會之所以要成立的目的及必要性。

當時家長委員會們就在寒冷的冬天，到處奔波，到了三月三十一日，短短的四十多天就募集了新台幣伍佰參拾貳萬柒仟元，共有一百四十二位贊助者人，在召開捐助人大會中選出第一任董事長及廿一位董事。當時共推選出五位常務理事，而以楊勝坤為首任董事長，柑園國中校長王秀雲擔任執行長。



王校長回憶當時的情形說：「其實，這就是在做社區總體營造的工作，由社區居民共同參與，只是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就叫做社區總體營造。」這次的籌款確實為大家打了一支強心針。

財團法人柑園文教基金會於八十二年十月十日舉行正式成立酒會，並頒發第一次獎學金。

第一次獎學金頒發出去後，其中就有一些董事跑來對校長提出他們一連串疑問。他們質疑說，每年就只是頒發獎學金，如此就真的可以留住好的學生嗎？國小前三名的學生留在社區唸國中難道就只是為了這一筆獎學金嗎？假使沒有其他因素，三年之後這些學生真的可以繼續升學嗎？假如這些學生不能繼續升學，會不會影響後來的國小學生家長送孩子入國中的意願？如果最終學生還是外流，問題沒有根治，和之前的情況又有什麼差別呢？

基金會與學校結合，投入社區總體營造

這連串發展下去的疑問，使基金會體認到，只是頒發學金是不夠的，這不是一個很有效或是能永遠達到留下學生的目的。另一次董事會議召開時，決定基金會要走的另一個方向，就是促進學校的文教品質，提升學生的升學率和生活教育品質。

家長們也都知道，光靠學校努力是不能改變學校目前困境的，唯有家長也一起付



出，一起提升社區文化品質，才可能讓學校教育走得更為順暢。

民國八十二年時，基金會董事們大家都意識到這點，所以在董事會中決定基金會的另一階段的方向，基金會不在只是為了頒發獎學金而成立，頒發獎學金應該只占基金會工作方向的一小部份而已。其真正的目標是要辦社區的文教活動，藉由此而促進社區的文教水準及傳承社區文化。

熱鬧辦活動，冷靜求進步

確立方向之後，第二年開始，基金會辦了一連串的活動，包括各種親子比賽和座談會等，有時一個月甚至有三到四次的活動。

這些活動投入的人力、智力及物力都相當驚人，基金會同仁和老師們忙得天昏地暗，但在活動結束後，社區恢復往常的平靜，很難看出有具體立即的成果。因此，基金會的家長及老師們開始思考關於活動的諸多面向，一個熱鬧、號召民眾共同參與的活動，的確能凝聚社區工作伙伴的力量和情感，導引居民投入社區領域當中。但活動也只是推動社區工作的手段之一，社區平時靜態工作亦不可偏廢，如此一來，在活動過後建立出的情感及訴求上的認同才得以沉澱。

以此觀點出發，社區中的熱心人士更認為，光依賴公部門在辦活動時給予補助是不夠的，尤其校園仍處於起步的階段，重心應放在校園與社區兩者間的結合。何況，有努



力必有累積，長遠下來自然毋庸擔慮無人響應的問題。

改造社區， 才是辦好學校的根本

了解問題的所在，基金會往後又該往那兒走呢？柑園國中既然定位為「社區學校」，這種以學校為切入點的社區總體營造模式又該往那裡著力呢？

校方人員指出，柑園國中所定位的「社區學校」要有以下幾個概念：

一、培育社區文化人才：培育「願意回到自己社區，並且造成改變的創業家」，並不是「逐漸忘記家鄉」的人才。因此，學校必須先了解社區，才

● 柑園基金會主辦社區人才培訓營。



能定位出社區所需的人才，並期望下一代是傳承社區營造的一代，如此社區營造的事業，才有可能永續下去。

二、傳承社區文化：以社區空間為教室，學校反教為學，向社區學習，而學校也將成為社區長輩傳承知識及生活智慧給下一代的場所。

三、提供社區公共空間：希望社區是能讓大家共同體驗不同文化的場所，畢竟學校是一個很中立又很中性的公共空間，這裡包容任何的文化及立場。

四、建立學習的社會：學校希望能朝向培養有學習能力的學生，因為唯有養成終身學習的態度，才有可能建立一個終身學習的社區。

雖然說學校是定位為社區學校，而又是以基金會的形式去辦活動，一來能提升學生的生活品質，而基金會則是可以維繫社區與學校間的關係，在辦活動中又能帶動社區的文化，只是現在這方法好像得不到效果，所以，基金會必須突破這個關口，好為社區學校跨出另一步。

基金會在社區中所辦過的活動，洋洋灑灑，五花八門，很多親子講座會、朱宗慶打擊樂、葉樹涵銅管五重奏等，各式的性質的文藝活動都有，為什麼當活動結束後，表演者的離去竟然也將社區中的熱情都帶走呢？到底社區總體營造下一步要往那裡走呢？

這個答案在他們到日本訪察時找到。



赴日取經，找到新方向

柑園基金會執行長李惠銘先生說，一九九六年八月，他們隨同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到日本，那天安排到奈良井社區，由一位當地日本研究生帶領導覽，向他們講述社區居民擁有的共識，社區中保存了三、四百年的老街，當時有人就好奇的問：「如果有居民不配合怎麼辦？」那年輕的學生臉上竟露出很不解的表情：「不會啊！怎麼會呢？」

李惠銘說，奈良井社區垃圾清理程序是先向清潔公司買印花，貼在垃圾袋，才能拿到垃圾收集點去放置，有人問：「如果有人不貼就拿出來丟，那該怎麼辦呢？」那個學生面對到類似的問題，他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好：「不會啊！怎麼會呢？」他還是給一樣的答案，甚至有人問：「假如有人把別人袋子上的印花撕下來，貼到自己的袋子又怎麼辦？」。



長）。

長，右三為楊董事

長，左三為王校

為李執行

（站者左二

本訪查

人到日

師一行

及老

校長



日本之行，讓柑園國中老師體會到，其實社區民眾一切行為或是思考模式都要回歸到良好的教育、正確的生活態度及高尚的操守。其實，每個地方營造最原始一定都經過了或大或小的抗爭及協調，奈良井也不例外，只是這孩子來不及參與，但這社區卻教育了下一代在社區中面對生活應有的態度。所以，那裡的下一代都會認為：「不都是應該這樣做的嗎？」。

向社區學習，活到社區中

柑園國中在剛開始要為社區進行總體營造時，基金會老師們有很大的抱負、很神聖的使命感，就是試圖要改造社區的文化，企圖能對社區進行教育。然而這樣的大抱負大使命始終因為不切實際、在處理不當，就變成空中樓閣了。他們之所以存在了這種想法是因為校園的老師的確是社區中的高級

● 柑園老師是社區營造的團隊。





知識份子，他們希望能把自己夢想中所建構出來的那套生活模式或是社區型態實現在這社區中，希望藉由文化的引入影響社區，然而經過一段時期的經營，現實的環境與他們所建構出來的夢想相離甚遠，畢竟社區中的民眾不是全都是學校老師的學生。

所以，學校決定走入社區，向社區耆老學習這社區的文化傳統，了解當地的歷史習俗，以此為基礎，教導學生向社區歷史認同。

● 柑園文教基金會對社區開放的學苑。



柑園文教基金會進駐柑園國中

事實上，柑園國中校園和其他國中沒什麼兩樣，進去之後，迎面而來的是柑園國中鮮橙橘色的校徽，在校徽底下有一行很有意思的文字：「與柑結緣 人和柑圓 柑結滿園」，這是王秀雲校長自八十一年接掌柑園國中校長後，所訂下的校訓。在柑園有十五年的王校長，看著老師在柑園來來又去去，根本都沒有留下任何回憶在校園內，所以，她希望到過柑園的人，都能和柑結下一份善緣，在妳好我好的情況下，和樂融融的在柑園生活，如此，就能柑結滿園了，縱使老師或學生走了，但是他們都不會忘記曾經和這裡結下的緣。

不管你留不留意，在校園中牆上都可以看到一條橘紅色的線條，圍繞在整個校園或課室牆壁上。那是柑園國中在八十一年時建立的企業識別系統的標誌，這類似物品商標的建立，主要是希望能強化柑園文教基金會的形象及精神。



● 柑園國中校訓及紅橘色的校徽。



校園是傳統中「口」字的三層樓建築，兩棟教室相互對望，辦公室就在前當中，在教室後方有一座八十四年啟用的PU跑道。因為當年建設並沒有經過整體考量的設計，因此不免有些雜亂無章。在學校當中，有一個很特別的單位在裏頭，就是社區總體營造的大本營：財團法人柑園文教基金會。

在柑園社區，為柑園進行總體營造的團隊都以柑園國中的老師們為主導，所以，柑園國中和基金會是處在共生共體的狀況，柑園文教基金會的成立並不意味著以柑園國中老師為首的改造團就能在社區中進行任何的改革，這只不過是個開始而已，至少到目前為止，柑園文教基金會還沒辦法與社區民眾談建設柑園社區這個問題，更不用說在社區中進行改造。

教評會成立原因

民國八十六年，柑園國中教評會成立，當時教評會的成立，主要是為了聘請到合適的老師，基金會並特別在中央日報頭版刊登徵人啟事，老師面試時，先讓他們看由基金會製作的錄影帶，內容主要是介紹這所國中的辦學方針，其中包括提升教學品質和社區教育兩個部份，假如應徵者認同這種辦學理念，經過家長會個別面談、參加考試等程序，才予以聘任。為了組織一個理念相近的團隊，來共同營造理想中的社區學校，基金會前後花了台幣三十萬元。



之後學校共聘任了六位新老師，校長也表示，事實證明這套方式獲得相當不錯的效果，學校聘到想要的老師，老師也都認同這所定位為「社區學校」的辦學理念，真正融入這個團隊當中。

基金會經過這些年努力，辦過的活動不計其數，耗用的人力、物力及財力難以計算。就如基金會執行長李主任所說：「我們擁有一支很好的團隊，雖然我們不是很專業，但我們都肯去嘗試、去做。」一直以來，所有精美的活動宣傳單的設計與製作、企劃書撰寫、場地佈置等工作，都是這團隊中的老師不支任何費用而付出的。楊佳羚老師認真的說：「我向來不喜歡教書這工作，認為這工作太制式化了，目的就只是要把學生帶上聯考的戰場而已，教久了人都變得怪怪的，但柑園國中的辦學理念卻完全不一樣。」

王校長一直相信，教育是落實在生活當中，透過生活教育，可以幫助學生擁有更健全的人生，當然她不反對升學，但假如升學變成一切，這樣教育就沒有意義了。

尋找台灣社區總體營造新模式

基金會老師們希望能找出一種適合台灣任何一個社區來進行總體營造的模式。他們嚐試以學校為切入點的「社區學校」模式，及不接受政府任何補助及外來專家介入下，為社區進行總體營造。



這些年來，柑園基金會在進行社區總體營造時，一切的活動經費都來自基金會，目前基金會總共累積一千萬元台幣，每年至少有六十萬元辦活動，李執行長很驕傲的說：「自基金會成立到現在，還未支出一毛餐飲費用，而老師們工作都是以義工的性質在擔當。」

如今，有很多政府單位撥款讓他們去辦活動，但都為他們所拒，最近學校要辦螢火蟲復育計劃，政府就撥款建議學校把活動辦大型一些，但被學校和基金會所拒絕，執行長語重心長的說：「我們做我們能應付得來，而且是對社區最有幫助的活動，而不是要辦大型、熱鬧的活動，大型和熱鬧並不一定就是對社區有幫助。」

除了不接受外來經費外，他們對於

● 柑園國中及柑園文教基金會外貌。



類似社區硬體規劃的專家學者也相當的抗拒，因為和經費一樣，並不可能每個社區都能得到學者專家幫忙規劃，況且學者專家也不盡然能了解社區需要的什麼？基金會李執行長認為，假如不能知道什麼是這社區居民所需要的，或是這社區問題在那裡？那又如何去營造社區呢？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對社區進行硬體改造的原因。因為他們要改造的是一個社區民眾所共同需要的社區，而不是基金會中幾個人所需要的社區，那樣做是沒有意義的。

以學校為切入點的社區總體營造

柑園國中王校長在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研討會中說：「在社區中，只有學校才是真正不分種族、宗教、黨派，不分貧、富、貴、賤的公共空間，它提供一個場所，讓社區的小孩，可以在這裡共同體認社區文化；社區的人，也都可以在這裡自由平等的討論社區的過去和未來，所有的人都能在這裡密切地互動，共同學習、成長。」

學校往往是小社區中資源最豐富的地方，社區民眾在利用學校資源同時走入學校，而教育卻是社區中每個人都關心的事。教育這個切入點是最為軟性，不可能存在頑強的對抗，也沒有強烈的對立意識。以學校為切入點的總體營造，簡單來說，其實就是教育而已，在教育當中，加上了社區文化的傳承。

文化的傳承在柑園這社區學校占了很重的比重，不管是社區中的文化習俗、生活技



藝或是各族裔的家族歷史，學校都希望能告訴學生，所以，學校有一個鄉土文化社，而師生們也共同編寫了一本名為「柑園遊賞」的鄉土文化教材，每位學生都有一本，每家都有一本，裏頭包含了柑園的風俗、傳統及人文，接下來還要踏查柑園的產業變遷或是其他族裔的歷史，告訴學生自己族裔的歷史。

近年來柑園國中原住民有增加的趨勢，目前大約有五十位左右，占了學校學生總人口的十分之一，為數相當多。校內原住民九大族群都有，主要原因是因為柑園近年來工廠快速林立，對勞工需求很大，所以，吸引了很多原住民到柑園。另外一原因是柑園有很多老舊古厝，這些古厝面積都非常大，房間又多，很適合原住民群居的習性，最近政府拆除大漢溪沿岸原住民非法住宅，逼使那裡的原住民遷移，很多都舉家搬到柑園，所以，柑園可以說是提供他們一個很好的工作及居住環境。

由於社會變遷，很多原住民都在都市成長，他們對於自己族群的文化及歷史淵源自然而然地產生距離，以致於陌生不瞭解。今日，由文建會或民間機構倡議的保存原住民文化風俗，正是此一問題迫切性的具體表現。以前柑園國中的原住民學生曾有過不肯說自己族人的言語，不敢唱自己族人的歌的問題。

因此，學校為原住民成立一個叫「青春少年社」的社團，每星期六課外活動中，由學校老師或是外聘原住民文化工作者來教導原住民自己的文化、歌唱、舞蹈等，告訴他們各族的歷史文化背景，教導屬於他們的語言。



● 柑園中有許多百年老樹在其中。

其實，學校會對原住民進行這種教育，是有淵源的，因為王校長曾被派到桃園的光復國中泰雅族學校擔任三年校長，所以，對於原住民的問題及癥結，她比一般人更能重視及體會，原住民學生的心境，她比一般人了解，所以，她在柑園國中持續的為解決原住民問題努力。

每當學校有活動，原住民同學就會穿上以前都不敢穿的傳統服裝，唱著原住民的歌曲，跳著原住民的舞蹈表演，總之，他們不再因為自己是原住民而不敢走出去了。在整個學習過程中，不只是對原住民成功的進行教育，而班上其他的同學也學習到尊重他族的文化。

陳玉蔚老師回憶，一次帶班上同學對南園進行最後的巡禮，回來後，同學都各自表達感想，而班上其中一位原住民卻在一旁悶悶的，不太熱衷參與，老師突然很希望知道原住民學生對這種活動抱持的看法，被問到的那位原住



● 柑園中這些三合院式的古厝還是非常多。

民卻回答：「我都不知道在看什麼，不過是老舊的房屋而已。」

但討論中，卻有很多學生覺得這些老房子拆了很可惜，其中有一位同學提到說：「老師，我認為所有的文化都必須被尊重。」因為這一句話，那位原住民在隔天的聯絡簿上就寫著：「我一直都認為這是漢人的文化，所以不太熱衷參與，但經過這次的討論，我發現我應該去了解自己族群的文化，也應該嘗試去了解其他族群的文化，而不是抱著持排斥的心理。」

